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五

錢唐張雲璈仲雅

湘潭周氏族譜序

余宰潭之三年歲在甲戌有周氏子爭撫子之說
質厥成於余余準情酌理援古證今集其子姓而
庭告之曰撫子卽古所謂養子也楚人命之曰撫
按周氏始祖太滄本廬陵陳姓明初遷潭更姓周
四傳至思誠思溫思敬兄弟思誠生子三鑑瑄瑾
思溫生子四海淵濂汙思敬生子一潒派衍八支
系聯一族譜經三修宏治初修曰南州譜帙無存

嘉靖再修曰永秀僅存序文二帙又多殘缺康熙
三修曰仔受雖有全譜與秀序互異如秀序謂海
淵濂汙皆思溫所生而仔受則以汙爲撫秀序不
著淵子何人而仔受則稱淵撫其甥羅庭瑋爲子
更名永凝二說不同而爭端起矣今爲參考而折
中之永秀者思溫之孫汙之猶子也其序汙與海
淵濂並列初不言撫仔受之譜修於二百年之後
遽以撫加之奚足服爭者之心乎至淵子有無秀
序闕如則永凝爲淵所撫仔受之譜亦非盡無稽
是撫子之說汙裔當爭淵裔不當爭而其實皆不

必爭太滄之以陳繼周末嘗非撫也而不必定謂之撫也此猶晉士會之後在秦爲劉氏吳伍員之後在齊爲王孫氏古之人往往有之三國時朱治無子乞姊子施然爲嗣更姓朱爲吳名將此尤以舅撫甥之確徵淵之撫疑母乃類是然則撫之一字存之乎抑去之乎曰去汙之撫存疑之撫舊譜具在不可沒也去汙之撫而并去疑之撫後之人必有執仔受之譜以爭者存疑之撫而并存汙之撫後之人又必有執永秀之譜以爭者皆非所以息爭也一去一存各從其朔爭斯息矣雖然淵之

撫疑舊矣自明中葉迄今三百餘年久爲周氏昆
仍則凡周氏宗祠祖墓春秋享祀爲淵後者皆得
駿奔走於其間備燕私而合族屬更不得援異姓
爲後之例自瀆宗盟此又仁人孝子之心尊祖敬
宗收族理當如是撫與非撫周氏何所損益哉周
氏族繁丁衆生齒不下千計而自其祖考視之皆
吾子孫也祖考以之爲子孫而凡爲子若孫者能
不從而伯叔之兄弟之乎伯叔兄弟一以祖考之
心爲心吾見一家之內仁讓風行而於此猶有爭
之見存是傷祖考之心已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

恫周氏子未之聞耶周氏子未之聞耶言未既爭
者憬然而悟羅拜於庭訟立解遂復爲伯叔兄弟
如初譜成爰申其說以弁諸簡端

四寸學自序

讀書終日而無所疑如吞棗然讀書有所疑而無以證明之如含鰕然讀書有證明而不當其理如畫影然雲璈故不學是三者宜皆有之然而流覽之餘間有所見輒條錄之以備遺忘以効愚者之得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爾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蓋等諸道聽而塗說也是編得毋類是名曰四寸學用志吾媿

壽華堂詩序

戊寅冬書厓黃先生捐館之逾月予適引疾自湘南歸里嗣君俊人梓遺詩方竟因以示予並屬以弁簡之言予瞿然曰有是哉予烏足以序先生之詩也先生交滿天下當代多偉人且遊於門者甚盛經先生指授連得氣以去以李漢序韓文例之應不乏人何有於孤陋衰年辱之以皇甫之寄是俊人之謬推也旣辭不獲命乃受而讀之見宏深肅穆者有之紆徐妍麗者有之時而褻履風流時而冠裳峻整而大要出之以潔先生其志潔其行

潔故於言也無不潔潔非刊落一切相率而出於
枯澹之謂也雖詞華煥發而其潔自在岷江之東
注也浩瀚數千百里挾沙石以俱下而時或長煙
一空萬景激澈潔莫潔於此矣善乎鄉先輩杭太
史之言曰文莫難於潔蓋性情遠而氣骨迺也魏
武之沈雄而潔越石之清剛而潔潘陸之藻麗也
而亦潔靖節之沖澹而潔康樂之自然而潔顏鮑
之縟采也而亦潔由此上推之三代以上明堂清
廟之什非潔何以升歌聘問燕饗之篇非潔何以
持贈由此下推之唐宋而下李杜韓蘇非潔何以

成一代之鴻章鉅製凡世所謂衝口率臆汗漫無涯涘者不足當潔之一字也明矣讀之如對王思遠匡坐笑言不復更憶邱明士先生懷抱旣深又親承杭堇浦厲樊榭丁龍泓諸老先生之緒論故藻不妄抒言皆有物而又湛深經術予嘗見夏小正分箋異義初稿蠶紋細書字筵句櫛說經硜硜而仍無累於風雅之作洵乎賢者不可測也今夏小正亦梓行嘉惠後學匪淺惜其詩平時不自檢拾後人蒐羅僅得八卷先因貧不能梓去年爲先生八秩門下士謀剞劂以壽先生憶前此朱叟青

湖六旬時門弟子亦以梓詩爲壽然青湖親見其
成乃先生集方竣工而竟未及寓目是可憾也已
柳州文之至潔者也而其論文專以潔與龍門子
未見先生之文而卽以論先生之詩其或有當予
客揚州久又遠宰蠻縣里中耆宿未暇追隨中間
先生來遊揚於吳穀人司成講座時親罄欬今予
歸而先生不及待司成又先化令威之鶴反袂拭
面有餘痛焉予烏足以序先生之詩哉已卯立春
後一日

梁孝廉澹足軒遺詩序

孝廉梁君夫庵旣沒之二十有七年嗣君久竹明府葺其澹足軒遺詩若干卷謀之梓而以弁簡之言屬余余與孝廉爲中表之戚又年相若又同學爲詩是知夫庵者莫若余知夫庵之詩者尤莫若余於誼不當辭憶余之初學爲詩也居城北梅東橋夫庵與其兄諫庵居城西之竹竿巷時昆仲方自黔中歸相得甚歡刻意爲詩兩家相距三里而遙詩筒往復殆無虛日小僮疲於奔命見則抵掌造膝語刺刺不能休或時狂笑翻茗旁人張目不

曉何謂三人者意益得有梅竹聯吟馬秋藥太常
詩所云梅花何處無修竹動遮藏不有三子詠底
自生清光者是也然三人之詩多不相襲諫庵意
氣高邁卓犖之句其聲摩空余則率好馳騁又喜
雕績夫庵修潔玉立如其人而時有逸氣三人雖
趨嚮或殊而彼此皆爲泰然之嗜其不欲貌爲古
穆高淡率率無氣及一切俳優之體則無不同也
至所短夫庵獨能言之嘗謂余失之雜諫庵失之
麤其自謂失在平弱所得不同故其失亦不同迄
于今余詩雖災梨棗每思曩言誠所不易惜乎人

琴已渺不復再聆緒論增益吾所不能良可深憾然其詩字錘句鍊有老宿所不能到者殊未見爲平弱也後余久客揚州相見旣疏夫庵亦從事盲左有左通一書未竟作詩遂稀年未及艾齋志以歿今夫人生於世多者八九十年少不過六七十年耳而中間傷離者若而年感逝者若而年以志同道合之人相與流連景光者實數之僅一二十年之事而此一二十年中又不皆樂數晨夕也死生契闊傷如之何如余於夫庵者何可勝道茲以序詩之故而迴憶前塵更復杳如天上嗚呼梁君

其有知耶其無知耶九京不作吾誰與歸今者余
賦遂初幸得與諫庵歡然道故猶見當年情事然
觸景增悲而相顧亦垂垂老矣余不能序夫庵之
詩重以嗣君之請因記平昔而縷述之並質於諫
庵

汪月樵小詩龕吟草序

近世多詩人求其工者不數覲也求其深好篤嗜
愛才若渴者更不數覲惟已之詩工而後可以工
人之詩亦惟能工人之詩而已之詩乃益工余所
見惟汪君月樵月樵之詩初見之淮海同聲集今
復見小詩龕吟草其詩神明於唐宋聲律法度而
參以國初諸老之格調氣韻故能不囿於浙派
而時見先正典型其氣和其字潔潤非折肱之三
未易臻此也一時名流碩彥多與之一唱而三歎
月樵於它人之作有愜意者無不出入懷袖藏諸

笥篋雖零章斷句亦多掇拾而不忍棄其好之如此其詩安得不工乃一官匏繫局促於朝衣手版之間旅進旅退無知其爲屈宋衙官者壺盧之間如意之貼自古爲然良可深喟然月樵絕不以攬其心日事吟詠所居蒔花植竹落紅滿庭濃綠到榻悵悵簾戶淨無纖塵除蔣桐之蒿萊荈叔孫之牆屋晤對之際使人意消許君季青館於其家詩才雋逸余一時兼讀兩君之詩自分年老才盡如以羸卒當左右勁敵能不披靡因月樵索序而撮其大略如此并以志吾媿也

馬太常秋藥庵詩序

吾生三十五以前耳秋藥先生之名而未之見也
乾隆辛丑公車北上先生方獻賦官舍人予亦赴
試禮部解后於燕齊之間時道路泥濘車行不由
正軌一日之中常相失或見或不見見必談談必
深兩人之契由此始而兩人之論詩亦由此始今
夫誦詩而不知其人於古未可也今亦何獨不然
知人莫如交交深則性情同而出處語默之際皆
得其詳以讀詩一切可歌可泣可喜可愕可以一
世可以千古卽或有可訾可議亦識其意之所在

非讀他人之詩直讀己之詩也故論詩必先論交
交不至者詩必不合余與先生爲縞紵之投者四
十餘年於茲矣中間各以事牽不可合并然數年
必一見最後辛酉別京師至己卯復見於故里睽
隔十有八年甚矣會聚之難也先生立朝謇謇致
位卿貳余僅兩宰蠻縣迷悶簿書名位相懸而交
情如昔其詩清華歷落而才復閎肆初刻於歷下
增訂於廣州然多所散佚不自收拾余曾見與仇
一鷗渡黃河長古一篇又有看潮之作皆奇偉奧
衍余喜誦之集中皆不載問之先生則不復省記

矣余詩不類先生而顧好之會辱弁言蓋性情同而交誼摯也今以秋藥庵集索余序余則安能序先生之詩哉惟憶從前蹤跡幾如墜雨之疏今遂初同賦里閭追隨幸曩景之尙存似始願所不及此正論詩時也亦論交時也持以質於先生可以無憾矣乎然而猶有憾焉平昔如仇一鷗李莪洲朱春泉李金池梁夬庵許桐柏應叔雅二三十年中相繼零落此徐陳應劉所爲致痛於魏文古今來自同此情也

品蓮上人遺稟序

東坡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
公無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謂無酸餽氣也夫以
蔬筍爲酸餽坡之言亦不達於理矣僧詩而無蔬
筍氣則思必出位語將離宗不惟五衍八正之旨
無所幽求卽四始六義之蘊亦同外道嘗見世之
披紫衣持金鉢卓錫名山而遊心塵世膠膠擾擾
無異凡流下此或結緣於豪門貴室藉鐘魚梵唄
以希布地之金者比比然矣此其人未必知吟詠
卽有吟詠亦不過供官設客之緒餘塵羹塗飯豈

復有蔬筍之味在其胷次也品蓮上人道行澄澈
詩雖不多皆清絕滔滔意在雲表煙霞之氣縈繞
筆端何處更容埃壘此正蔬筍味也蔬筍味之清
而腴者也予嘗襍被入山止於野人之家煮葵燒
筍以爲供引羹御飯如享太牢東坡種茶詩序云
味含土膏氣飽霜露二語蓋深得蔬筍之真者卽
以論上人之詩誰曰不宜豈酸餽之謂哉上人旣
寂弟子將謀諸梓介予戚好屬爲點定旣卒業因
識於簡端惜乎未嘗一坐已公茅屋同賦詩於茶
瓜枕簟之間也

汪月樵續刻小詩龕倡和詩序

使盡一世之才人而俯仰揖讓於一堂贈縞投綜
推襟送抱刻半紅以徵詩浮大白以醕客振筆成
采觸咳皆珠此亦人生至快心之舉矣然而時會
之遷移山川之間阻勢有所格而願有不盡償者
天爲之也不獲已而思其次則密友良朋一唱百
和如響斯應不得其意則苦思力索吟罷屢斷得
其意則擊柱狂笑翻茶滿案一篇傳觀比於唱凱
聞聲遙和者雖隔千里詩筒迢遞而來如羽書之
旁午詞壇佳話藝林樂事殆亦無過於是此其事

易集其勢易聯汪子月樵小詩龕倡和之刻所以
盛傳於世也月樵生平以詩爲性命視他人之詩
亦如性命需次邗上公餘之暇輒飭廚理筵吟朋
麋至月數會會必有作詩牌硯匣縱橫於茶香酒
釀之旁或有不得預者望如神仙中人君儼然執
牛耳於其間蓋亦足以自豪矣余讀前刻而鑑之
今復以己卯夏至辛巳夏二年中諸什續梓之清
辭麗句間以奇逸傳播於大江南北之口寶楚弓
而者秦炙非老眼無花般懷若渴者能如是與今
夫曲高和寡宋大夫所以對問也文人相輕魏文

帝所以著論也君能掇叢殘而張之不肯相輕而
不患於和寡炳爍聯華鏡靜含態良書在篋妙鑒
迺訂雕龍之語舉以似君其誰曰不然書來索余
弁言遂書之簡端以郵質焉

陳小魯詞序

辛巳新歲無俚余戚梁晉竹茂才端然而過余手
殘藁數葉謂余曰此陳君小魯倚聲也小魯驚才
絕艷不可一世乃人厄而天又窮之貧病交迫年
纔及壯齋志以沒所著多散僅存此數十闕思有
以章之敢質於先生余讀之覺其語華其氣爽出
入蘇辛間純乎性靈雖文豹一斑吉光片羽已足
想見其爲人余耳其名而未聞其嗜酒豪縱時
或罵坐於廣衆中擲杯舞劍人驚其莽鹵而未嘗
不愛其清狂卽此知抑塞磊落之氣遇事輒發如

王郎之斫地誠可哀已居無家依女嬀以終一女如曙後之星沒無以葬晉竹助之紉并錄其詞以付梓其於友誼亦摯矣哉晉竹或以詞少爲惜余觀世之梓詩文者哀然數寸有讀不終卷而意致索然束之高閣久不復省記者往往然矣似不若惜其少者之更從而珍之也使歌是詞則銀箏瑤瑟之旁不儼然一小魯在乎小魯於是爲不朽而又何惜焉晉竹曰然乞并其簡遂書以歸之

沈秋卿夢綠山莊詞序

詩以道性情而詞又性情之易爲道者也舉凡羈人秋士憂深思遠詩所不能達者則藉詞之曲折以達之愈曲愈達愈曲故見性情之真者詞較詩爲尤甚詞名詩餘實有以補詩所不足豈云餘而已哉然而性情雖同思致或異容有工於詩而不能詞者卽爲之而不加詩之工者非詞與詩歧途蓋格律不同而才力有所限也沈君秋卿善於言情者也今年秋介予戚好投示夢綠山莊詞二百餘闕且索弁言予受而讀之以清便妙麗之

辭寫深宵空涼之思恬吟密詠使人意消夫詞家
之弊柔曼不已必至波靡波靡不已必至甜俗雖
柳屯田不免此何況其他秋卿知其故而力矯之
含風吐雅出入周秦姜史之間不失刊度於此道
三折肱矣吾鄉倚聲之宗允推清真周氏嗣其響
者沿波討源各樹一幟近時厲太鴻先生兼諸家
而有之上接清真今秋卿專門名家時而溪樹縈
迴時而江山平遠時而花紅玉白時而繁筍哀箏
其詞境如是自可步武樊榭而不致墮乎後焉予
於此未能爲役姑就所見以質於秋卿子與秋卿

雖同里而未面因其詞以想其人知必意致曠遠
修整玉立如李長吉通眉長爪一流心識之以俟
他日之把袂也

呂耜堂先生制稅序

耜堂先生余外大父梁谿父封公之女夫舅氏太史諱林先生相國文莊公之妹壻也於先中丞爲同門壻家貧篤學同輩皆連掇科第或致位通顯先生則屢困於三條燭下迄不一當而文愈工每一篇出輒壓其曹老而無子無可後僅一二疏屬率皆椎魯又遠居石門沒後盡索其囊篋以去所著亦從而散佚梁久竹明府於故篋中得制藝藁一束蓋當日所偶遺者錄之得三十首懼其復佚欲梓行而屬余弁其端噫余何敢余何敢其文多

雕肝琢腎伐毛洗髓之作而又縱橫捭闔揮斥自如讀君子哉合下二章題一篇可以見先生自道其窮老盡氣不見知於當世之意可慨也且以見先生窮老盡氣而所存僅止於此尤可慨也先生嫉俗如仇又鬱鬱不得志非其意卽肆諸口人咸畏之余嘗謁先生方諧談間忽憶所惡而罵然其人或已沒十餘年或遠隔數千里乃歷言其非若面數然蓋有觸卽發卽急其性也又嘗詣先生聞書聲琅琅見先生方伏几誦禮記余問何爲讀此曰吾耄老經書幸未忘惟此尙有遺者故溫習耳

時先生年將九十矣卽此豈人所能及耶先生在
姻婭中齒最先壽亦最高九十六始沒迄今又三
十餘年余昔卑幼今且衰頽能道先生者已寡余
略能言之故雖不敢序不敢不記三十篇中爲刪
先生所不自愜者二篇以歸於久竹而書其顛末
如此先生世已無知之者賴久竹存此區區雖未
足傳使讀者見豹一斑以想其全則此數十篇所
係於先生豈淺鮮哉豈非有數存乎其間哉橐中
多並時諸老評語先中丞亦有焉展卷肅然旣而
愴然先生姓呂名伊字稼莘錢唐諸生

知還草自序

歸去來辭云鳥倦飛而知還鳥不能無飛飛不能
無倦倦不能無還此鳥之性也凡爲鳥者皆然然
而知不知有間焉夫不知而不還無論已知而不
還猶之乎無知也無端而繪繳加矣無端而網羅
至矣昔時不知而不還其後知而不能還是非還
之難而知之實難也余鳥之倦飛者也幸而知又
幸而還自謂無負乎飛故歸田之作卽以知還名
之嗚呼豈敢云真有知哉而已居然還也庶可以
質於淵明嘉慶己卯十月十六日

諸瓶谷西泠話別圖序

西泠話別圖瓶谷太守於道光四年甲申之秋將
出山其友錢君爲作也君行時予適有梁溪之遊
比歸而行旌已就道畱是圖屬題余方以不及面
別爲恨後聞君奉仍赴湖南之命而重有感

矣憶予與君之同官澧陽也永定安福擊柝相聞
有公事則見於州治所其時爲石門者則湯二樓
諧澧之屬五而杭人居其三樓畱鄉語致足樂也
不二年而君調保靖又數年而遷靖州余亦量移
湘潭自是蹤跡稍疏間一相遇於會城又數年余

引疾歸君隨擢守永順以爲從此闔絕矣無何君
奉諱旋里遂得晨夕過從者三年於茲計十餘年
中已聚散不常如此又遑問其後哉君自今將由
太守而監司而開府扶搖而上者誠指顧間事予
旣跼伏衡茅而老病尋侵頽唐衰廢相隔四千里
外理無見期欲如西泠之話別其可得乎湖南據
洞庭之險苗民雜處風氣刁悍撫之偶一不當則
越控上訴之事不一而足甚或投部叩關以
鳴張爲恫喝督撫賢尙能通達下情不則憑一時
之喜怒又以刻覈爲公多黜少陟親民之官而至

今日亦正不易爲也賴

聖天子在上明目達聰不肯少抑人才往往爲不
次之擢凡一官一職皆思奮發乎其間以冀自効
矧在方面之重哉君前爲牧令不爲繭絲而爲保
障所涖之地吏畏民懷百事具舉其爲太守當更
可知此行也吾知膺薦剡而簡

帝心者固非一人之私望已也西泠話別前此有
乙丑之圖在君初筮仕時迄今二十年重有是別
君已屢遷以世情言之今之別不遠勝於昔之別
乎又數年後君如移駐近省道出故鄉還家上冢

其時余或未委草露再預西泠之別常不爲黯然
之銷魂而爲歡然之把臂是在予兩人之緣也夫
紀於圖以爲後日左券君行矣倘過湘潭不佞舊
治也聽輿人之誦其爲祝乎爲詛乎當願有以告
我也

家春水風雨茅堂稟序

理性情者詩離此以論四始六義夫人而知其不可也然而亦正不一致矣有高明之性情有沈潛之性情有豪上之性情有淡遠之性情有徑行直遂之性情有鉤深索隱之性情各得其近以成造詣讀其詩者亦能窺性情之所在以想見其人此作詩與論詩者之辜較也獨至百行之先孤行一意舉世所謂性情皆非其性情而其性情乃出於尋常萬萬其詩令人悄然悲肅然敬恍若身入其篇什而與爲涕洟與爲怨慕性情且因之而移吾

聞其語吾見其人則莫如春水先生爲不可及也
春水世居吳江之盛澤家貧早失怙恃自先世以
來未謀窀穸者八棺且事非一時厝非一地加以
龍斷交訐奸宄莫測春水竭一身之精力積十餘
年之經營以妥先魄勵而集事不求助於富室不
假手於它人胼胝以將誠敬不啻移愚公之山而
填精衛之海讀負土詩人皆哀之蓋不獨蓼莪之
欲廢也葬旣畢復就故居之地構數椽廬於墓側
晨昏祭掃以當定省自是而春水之憊甚矣而春
水之心亦少慰矣道光癸未霪霖彌數月不止春

水之居水及其半扉終日坐臥於波濤之旁與魚
龍分席肱篋者又從而出沒焉人皆勸更諸爽塏
春水以先塋所在不忍離讀水屋詩艱苦備嘗尤
人所難堪者已其境如此其所遭又如此使它人
處之幾於性情之汨沒矣而春水幽衷苦語一一
發之於詩仁人之言藹如孝子之思不匱言者心
之聲然後知其性情既真且摯非常人所能企及
也去秋春水以風雨茅堂集索余弁言余欽遲之
而未敢率爾握管冬初又邁危疾畱桹頭幾半載
早春無俚強起以應諾責如予亦何足以辱皇甫

之寄哉特其人其事不可無以張之也若夫淒雨
晨滴哀雁宵征冰壺月朗瑤瑟風清以方春水詩
格之工讀者知之春水亦自知之固無待予辭之
贅也道光乙酉試鐙日

孫爝溪舍人碧山樓詩彙序

物之清者莫如泉使一泓無滓而淆以泥沙則清者失其清矣聲之和者莫如樂使衆器竝作而雜以皇荂則和者失其和矣清不難所以去其撓乎清者爲難和不難所以去其亂乎和者爲難斯理也於文章尤甚吾友孫君爝溪其爲詩清之至和之至者也然其清非浮薄之謂正如寒潭照影鑒及毛髮其和非靡曼之謂正如春禽弄吭沁人心脾一切叫囂之氣不能犯其筆端讀之令人意消是豈偶爾致此哉性情摯而功力深非一朝夕之

故也君爲問卿陳句山先生高弟又受業於諸文
漪高願圃兩先生復耳熟於杭堇浦袁簡齋諸先
輩緒論以故學日進文如其人觀君爲人有以知
其詩之工也君非寒士而平時服御之類絕無富
貴玩好入其室但見圖書錯綜筆硯縱橫而已家
固有園亭之勝所謂碧山棲者蔭喬木臨清沼闢
岑樓可以見山坐石闌可以題葉藤蘿花竹蒙絡
搖綴庭際濃綠直上几案君晨夕其中如空山老
衲會心不遠與物無忤登賢書後曾一與計偕不
再赴得官中書舍人亦不就職蓋其心如止水殆

不復知世有塵俗事也今夫習俗之移人者無論
已或隨遇而遷因時而變是亦人情之常予與君
弱冠締交至於白首予久客且宦中間解手背面
者或六七年或十餘年及見君則恂恂如平時無
所加損初以爲適然耳旣而常然迄於今仍無不
然直自少壯至老數十年如一日也涵育旣深神
明自定故其詩清而必恬和而必雅且於師友骨
肉間纏綿悱惻三致意焉所謂仁人之言藹如詩
人之旨溫厚豈非天授哉然君自視欲然屢削其
藁故卷帙甚簡予詩多者好嘗數變而不免鹵莽

以方於君如敦洽之遇陽文邱明士之對王思遠
自知蘼葭不可倚玉而君願好之時屬予點定其
詩且索弁言似以予爲真知此道者嗟乎君固無
媿丁敬禮而予豈能及曹子建也爰述梗概以質
於君君亦當自知之

爰梅生詩序

乙酉六月伏暑酷甚科頭箕踞不復能親几硯梅
生茂才遣送近藁一冊屬予點定竝索弁言予初
未見君詩曾於西溪蘆花畫冊中見所作十六絕
句心欽遲之今讀才終卷覺涼颼徐引暑氛頓捐
翼日置按頭有友人至就而讀之曰此何人予告
之故友人曰何如予曰清才也友人曰如斯而已
乎予曰子何視清才之易耶古今來言詩者曰清
奇曰清雄曰清警曰清麗曰清腴等而上之曰清
厚等而下之曰清淺厚固清之極致而淺亦清之

見端也要不離清以爲功非是雖才氣縱橫令人
不復尋其端緒則亦如劉舍人所云采濫辭詭心
理愈翳者矣大都造詣所極平奇濃淡人心不同
如其面有未可執一例以相推而先以清立其基
雖李杜復起吾言當不易也友人曰若是矣君之
造詣何若予曰父君年甫終賈造詣正未可量吾
何由遽測之就今而論其在麗與腴之際乎友人
曰麗與腴似與清不觸卽背何說也予曰麗非清
不顯腴非清不出子不見閨媛之刺繡乎斑駁陸
離五色具備而尋其脈絡絲絲入扣又不見煇人

之治庖乎五味雜投以殫鮮肥使人甘而不能已
於咽而視其泊其色如水非清何以至是麗則近
雄腴則近厚何觸背之有使受君擴而充之將何
所不至又豈一二可擬哉吾又嘗謂作詩從六朝
晚唐入手雖非取法乎上然塵陋之習與夫率率
無氣無由犯其筆端東坡謂太白如生富貴人雖
醉著暝暗吟嚙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是卽
麗與腴之說歟友人領之旣去卽述以序受君之
詩嗟乎學問之道無窮故敢以規爲頌也

陳雲伯西泠閨詠序

千古菁英之聚賢哲類得其精華兩間靈淑之生
閨閣亦分其間氣豈僅誇茲綵鳳豔彼驚鴻但使
奩香管煒山川自藉以增輝倘無釧動釵飛天地
亦爲之減色此雲伯大令所以有西泠閨詠之作
也彙此羣芳都爲一集書三千管而欲禿口吻皆
花合五百年以爲家笑顰如畫無硯非琉璃之匣
有書盡璫珎之裝弔兒女之前修仍是英雄本色
感興亡於不櫛定教頑豔皆均然而事有萬端人
非一致按其事以抒臨風之懷抱緬其人以發潛

德之幽光無不寫入毫端傳諸心曲其有行同衛
 婦跡類緹縈書陰氏之衣撤嬰兒之璵江邊翠竹
 萬古留斑井上銀瓶千秋抱恨光爭日月更無雲
 雨之辭志挾冰霜豈羨茗華之刻此君所爲伸賤
 心盡懷古神傷者矣其有名重金鑾才量玉尺妹
 能續史女解傳經宮中絕調效一百篇王建之詞
 夢裏奇情誦三十卷邱明之傳周盤隅之四角寄
 伯玉以辭傷織錦段之千絲贈連波而心惻況乎
 棗脩爲贄才人視膳以橫經巾櫛承顏弟子奉匱
 而問字全家成詩國幾同拔宅之神仙後帳列文

星錯認滿宮之學士而君有機杼之清思無麻茶
之老眼一時金粉竝附朱藍固宜誦茗賦而神怡
睇簪花而色舞也又有顰顰瓊人娥嬪采伴香散
浣紗之水唾成廣袖之花柔橈成性翦秋水以凝
神漚鬱生芳融暖金而鑄骨秦娥之面白如爪阿
子之髮長等身戴噉金之釵施墮林之粉凡此華
言風語煙視媚行尤足通洛水之微波託巫山之
夢雨又豈能辭虛幼婦賦讓惱公也哉上自宮禁
下逮閨房遠舉前朝近當竝世邇前型而如在問
私淑以何人地不盡西泠而屬西泠之佳什則什

以地傳詩非因閨詠而藉閨詠以彰名則名因詩
重寫繡妾錦姝之照麝蘭偕花葉以俱馨傳瓊妃
玉女之神墨氣挾煙雲而欲化將見潘花不墮鄭
唾皆香由今擬之不數彤史之遺并陋迦陵之集
也已僕本恨人詩傳豔體寄喟引於憂玉敲金之
口敢云舍我其誰抽祕思於雕龍繡虎之腸畢竟
千卿何事

句容馮氏重修宗譜序

馮爲金陵望族其受姓自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
支孫食采於馮城因氏焉說文作鄆云姬姓之國
而不別列馮字故徐舍人云今作馮是馮卽鄆猶
邵之爲召邾之爲來邾之爲朱邾之爲成之類皆
去邑以省文也馮氏代有聞人而譜則祖延魯公
爲始延魯在南唐曾爲戶部侍郎而前無所聞蓋
不欲以華胄之遙自誣先世延魯公十四世至茂
暘公始由金壇遷句容之東灣遂世爲句容人又
十一世世安公慨然有事於闕略然金壇所存無

多而句容之續復失十四世名瑾字琢成者乃起而重訂之而後馮氏譜始存什一流長源遠飲水而思金壇至東灣固犂然可考矣夫周官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孝弟睦姻宗族之序旣明而後可以使之相愛相保各安其業無干犯凌亂之患此先王敦本之大道也自世俗以閭閻相高譜牒之淆遂不可問唐李義甫旣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遂附焉五代郭崇韜以汾陽爲遠祖祭其墓而哭之蓋自古然矣惟宋狄武襄爲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譜

敕來獻者武襄以一時遭遇不敢遠附梁公謝之
其所見卓矣然後知馮氏不遠攀前代僅祖臣事
割據小朝功業未著之延魯以傳其實識豈在武
襄下不肯誣祖自不肯瀆宗不迥出尋常萬萬哉
足以見其族之士多飭躬砥行後必有昌大其宗
者一如今之守而弗失不涉於浮夸則馮氏之世
澤其可量乎吾嘗善其宗人瑜端士也索爲弁言
故樂道之如是

陳封君種藥齋詩鈔序

汾川先生不以詩自名人亦不以詩人目之非無詩也其所稱於人者大且遠不僅以吟詠爲長也先生提筆挾硯羔雁之來不脛而走在海昌最著乾隆四十九年海塘改建石工事屬剏始無舊章可循官吏束手州牧戰公效曾遽誣諉於先生不獲辭乃考訂史志不避艱鉅盡心力而爲之迄於今西望錢唐東瞻龜赭石塘龍鱗起伏虹采蜿蜒綿亘百餘里浙西數百萬田畝墳廬賴以保障厥功甚偉居民猶得指說先生經畫之地非胷中於

河渠水利之學如肉貫弗烏能辦此是豈諧聲協律輩所敢置三尺喙於其間哉然卽以詩論亦非猶夫人之詩也夫天生山川卽生人才皆鍾毓靈秀所成某山川應所題詠某人才應所憑弔惟懷古者於登眺之餘嘿識心融發於詩歌不爲徒作不爲空言借題以紓懷抱此經濟之緒餘不可與尋常章句比也先生歸道山已四年於茲矣今年春哲嗣雲伯大令梓其種藥齋詩鈔郵自吳中辱以皇甫之寄詩分二卷上卷爲湖上青山集凡湖山之條支脈絡交翔互伏悉敘其緣起自可與田

李諸志相發明所謂山川能說不僅爲升高之賦也下卷爲湖山懷古集凡湖上舊事故蹟以及聖賢仙佛寺觀祠墓一一考覈正其譌謬雖以韻語寫之而煙波花柳不涉筆端蓋期於有用之文爲湖山掌故有資探討非但爲一觴一詠也他日有事於西湖志乘者起而訂之吾知是編也必有取於藝文焉雲伯詩文美富多指陳得失表彰忠孝使人氣懾於驚才絕豔而又心折其激濁揚清秉庭訓有素也故秣陵一集於江山之雄麗人物之瑰奇郡縣宮觀之因革顯晦風土物產之同出異

宜莫不訖費一心鉅規雙腕體格與茲編絕類然
後知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余獲交大令未見先生
今始得讀先生之詩而序之而慕之聞其遊富春
山經七里瀨謁嚴子祠登謝皋羽西臺訪劉青田
讀書處遊碧浪湖道場山所至有作釀酒而賦意
氣豪上至今如見其人

女士汪小韞自然好學齋詩序

天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閨閣之才更不易閨閣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張其才則尤不易古來名媛一家皆才惟班惠姬謝道韞嗣後無如之者間氣之鍾原不數覲也不意親見其才而又親見其全家之才自相師友而其才益大莫如吾戚黨女士汪氏小韞爲不可及已小韞爲天潛汪君之愛女聞其襁褓中能注視書冊七歲賦春雪詩驚其長老又過日成誦天潛視如掌珠然初未嘗督責之抽黃儷白一一辟咄以相詔也嘗受業

余表弟高邁庵明經之門邁庵雖以詩名亦未取
四始六義蜂腰鶴膝之類日爲之提命也而小韞
輒機軸自抒濬發靈府腹笥旣富風格自邁歸陳
小雲通守其夫婦娣姒姊妹間皆出風入雅小韞
爭奇角勝於紗帷鏡檻之際雄視一時諸人或爲
之退舍君舅雲伯大令胥羅武庫視當世鮮輕許
者獨於其子婦以爲一家巨擘凡所指授與言不
違由是學愈進雖然小韞天才也縱無一家之才
亦能自樹其幟無藉標榜余讀其明三十家詩選
所論磅礴千古眼光如月嗚呼直今之曹大家耳

謝女何有哉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今年秋自吳門
郵其新琴自然好學齋詩四卷示余其哭兄問樵
五言長古誠令原之永歎也其懷西湖諸作卽竹
竿淇水之憂思也他如詠古之什皆能綜其大要
而晉書雜詠於典午一朝人物臧否尤當此豈僅
可於椒頌茗賦中求之耶余生八十年矣齒衰才
盡如敗殘羸卒望屹屹崇墉不敢緣偏陽之布今
更見平陽之軍而氣懾焉是知天之生此非偶然
也小韞書來索弁簡之言因書其心所畜者如此
道光丙戌十月上澣

梁春塋詩序

梁爲余所自出外大父谿父公葭林薌林午樓舅
氏表兄山舟冲泉世以詩鳴而諫庵昆仲尤肆力
焉曩居梅東余方弱冠諫庵長於余數歲夫庵年
相若相與共學爲詩諫庵已高瞻遠矚矯然出羣
夫庵又張三軍而助之勢余則如追騎駸駸僅能
不失矩步當時居然以梁張並稱不虞之譽幾同
竝駕而驅其實止如驂之靳耳其後南北分攜夫
庵蚤世諫庵晚年纔一聚首遽歸道山剩余夢老
顏唐詩黨日孤詩才日退殆不復能唱渭城矣春

塋別駕諫庵之于阜駟也獨起而繼其家學少時
卽耽吟詠後官京兆十餘年歸又七八年所著益
多以余爲識塗老馬時相商榷余喜韋端之後有
康沈衆之才如約每爲之點定諫庵詩氣豪而節
短春塋獨清便宛轉出入香山劒南之間雖彙庭
訓未嘗相襲洵乎其所趨承在神而不在貌也今
又將出山彙其所作索余弁言今之人得一二卷
詩必求序於名公鉅卿以自標重卽非所素識亦
必輾轉相挽固比比然也春塋以韋平貴胄十載
京朝交滿天下今且行佐大郡豈無爲之嚆矢者

而顧一名位不昌之耄老諉誣贅言不幾與世俗之見大相刺謬乎雖然元晏先生名不挂朝籍且爲左太冲序三都賦至於競相傳寫以古例今雖不文似亦未嘗不可也故綜其大略而書之春塋從此致位通顯一官一集當更有以示我余生八十有一年矣兩人蹤跡如疏雨之墜不可復聚惟得後詩而常讀之知其政事精神亦跼伏者之一快序君詩卽以贈君行也

簡松草堂文集卷五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六

錢唐張雲璈仲雅

小方井先塋改向記

前曾祖妣馬太夫人卜葬於城西小方井山之陽
祖考海門大夫祖妣趙太夫人祔焉寶乾隆戊子
歲也初其地本爲殯宮而南有水自巳方來繞殯
宮前流戌方而去當時葬師謂水法大佳可以安
窆至是爲庸師所誤立戌向識者皆歎爲墓看
去水於法最忌予以日者之言未可深信然迄今
二十餘年家事零落丁祚單微人莫不歸咎於此

蓋不能無懼焉吳中李哲山先生最精青烏之學
錢唐陳君懷祖其高弟也今年春予爲先中丞謀
窆所邀兩君走南北山因得周視方井地皆極詆
水法之謬於是畱內向以承地氣改外向以就水
法立壬山丙向兼子午三分合陽金局於來水爲
長生於去水爲衰方諏吉於十月十二日復土樹
藥無改舊觀凡十有六日而竣事夫古不修墓孔
子之所以泣然流涕也蓋自傷其不能謹於封築
之始以致崩圯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
至無事於修也今無所修而徒拘於陰陽之說以

改其舊章不更大戾於聖人之旨乎然事死如生
生有寢所以安其身也死有墓所以安其魄也使
祖父在生時所居或有不吉安耶否耶地下之不
安不可見於其家之通塞見之今所爲向旣已不
謹於始若復因循仍舊是猶泥古不修墓之義任
其崩而不知葺有是理哉況止有事於外如治其
門垣而於堂寢無預焉地下之靈亦無不安也爰
述其顛末如此俾後嗣之人知事有循乎俗而無
悖乎理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云乾隆己酉十有一

月二日

爲全惕莊嵯使重建儀徵察院記

兩淮鹽筴甲天下明初以都轉使爲理嵯專官正
統間始歲遣御史巡其事職任綦重我朝因之
儀徵介長淮以南憑臨大江所有江廣口岸危檣
巨艦捆載而往者悉由於此凡開捆開所開江諸
務御史歲按臨之此儀徵察院所由建也舊傳所
謂大中邊三院故址已不可考今在縣南里許卽
批驗鹽引所自以御史監察乃建前後堂及引庫
書算房凡七十八楹嘉靖以來御史張珩戴金朱
珽立相繼修葺萬歷中商人江宗文吳一瀾等重

新之 國朝康熙二年御史張問政於堂後建大樓及廨宇改大使衙於儀門外增設司道廳規模悉如察院遂永爲駐節之所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御書繡牙松廳四字

賜巡鹽御

史羅瞻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御書魏徵十思疏

賜巡鹽御史

噶爾泰各敬懸其上

雲章昭爛臣工瞻對

天威不遠咫尺至今咸凜凜焉然使者居郡城日多儀邑歲不過三四至視行部如傳舍一日卽去往往久而弗葺任其頽圯而斥鹵之地又易爲朽

蝨無以重觀瞻而昭爽塏其失滋大予銜

命再視淮嵯仰奉

聖天子愛養商民屢加優恤之至意英簫所指爰
諮爰度務悉其隱夙夜匪懈今見是署風雨摧剝
烏鼠穿漏赤白漶漫堂廡傾欹視事之際心每爽
然夫官之有署非爲一身逸樂及遊觀計也政令
於是乎出條教於是乎頒耳目於是乎寄上下於
是乎接登其堂視聽之必嚴行其庭簿書之必究
小雅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而卽繼之曰君之攸
孚言其所居尊且大也又繼之曰攸躋攸寧言其

堂室之美而君子所升以聽事與夫休息以安身者也況使者奉簡書以來茲土民食所關正編派定季掣分檄郡縣督率員弁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繡衣是涖驄馬是駐顧傳舍視之而不加飭不幾等王章於弁髦乎爰命衆商集議籌款興作鳩工庀材費期於節省事便於張弛撓者易者起其中主善樓及相傳五美君陽樓改名朝陽者悉拆而新之無侈前人無廢後觀諏吉於某年月日迄工於某年月日夫需者事之賊而勇者功之府也魯叔孫昭子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後之人因而守

之時而修之則不勞而可久左有關忠義祠亦就
傾落同時更造垂霤重檐桷椽交接崇瞻卽致盼
嚮以大節之不可泯而俎豆所必虔者也合并書
之以俟志邑乘者采覽焉

記虹橋板

海昌家明經芑堂於市上得虹橋板一片乃其故
友吳達夫物十年前曾爲題識者字蹟宛然償其
直袖歸以示梁山舟侍講侍講紀以詩云虹橋之
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題題
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事可傳非枏非柏無人
識卽今散落市肆中君獨何爲收拾得當年吹墮
武夷風仙凡恟怳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雨至飛上
天邊化斷虹予按半竹垞翁亦有虹橋板歌甚奇
偉具在集中予初疑此事之妄袁簡齋先生曾遊

武夷適歸寓西湖因往詢之先生言虹橋武夷九曲之第三巖穴中庀拱柱千百橫斜參差類人世之木行旣不腐敗亦不傾圯人跡不能到間爲風雨飄墮人亦往往得之據此則實有所謂虹橋板矣竹垞所詠芭堂所得雖莫辨其眞爲虹橋與否而武夷之木旣經目驗以易朽之質歷數千年而長存欲謂之非仙不可也獨怪旣爲不朽之物旣時爲風雨飄墮則數千年以來落在人間者正復不少何以向無流傳前人亦絕無詠歌及之豈前人不知之貴耶抑或前此不飄墮而飄墮者近今始

然耶果爾吾知更歷數千年而後人間之板必多
而武夷之所存者殆將寡矣桑田滄海固亦仙者
之常也芑堂復以侍講作刻於板上後爲孫君景
高重值購去

無錫九峯庵牡丹記

九峯庵在惠山塘之左小而潔有老僧某善蒔花
嘗以十金購牡丹一本高可隱人花重疊如錯彩
僧植於庭之中承以石臺凡帷幕闌檻之屬悉手
疏募成之日事灌溉初時花百餘朶後乃至三百
花時傾城往觀先是西鄉許氏莊牡丹最盛人稱
爲許牡丹自有九峯庵而許氏之名頓減一歲朶
纍纍將放矣邑令彊買之欲爲供張具僧堅不允
令怒將以勢箠取僧知不免一夕盡翦落其朶無
一畱者令大怒欲中以法賴搢紳某解之令見花

已失亦無如何遂釋焉至來春花益繁大且如斗
當僧芟藥時人莫不爲花惜且懼令怒之不測而
怪僧之愚且戇也不知僧固逆料令不過爲一時
計無事於深求舍暫時之娛目而保其終爲已有
且蓄其力以待來歲之倍償也一舉而堅忍之力
知識之定智慧之深悉於是乎見焉彼法中道所
謂龍象者歟

記還金事

揚州有漁者郎某日以擔魚爲業一日至廣儲門
二郎廟菜圃間見一丈夫挈女子行至圃丈夫令
女行稍先已將如廁俄而丈夫自廁匆匆去郎亦
就廁見廁上有紙裹物開視燦然白金也視其數
重一鎰心喜懷之將去忽念揚俗凡鬻身金多以
紫色紙裹之茲得非前如廁人所賣妻女物乎若
是吾不可以苟取遂佇以待將暮果見前丈夫踉
蹌來周視廁內外失聲歎郎詢之丈夫曰予貸人
金五十爲生理數折閱金主索逋予捫擋不及其

半今鬻女足其數以償不意亡去易所愛而委諸道路吾何以堪聲淚交注郎詢其輕重悉合遂還之曰予待子久矣丈夫驚謝欲酬以半郎笑曰辭多而受少予何樂爲是掉頭去丈夫追問姓名不顧自後郎所擔魚雖赤日中不反白人咸異之以故所至輒大售積數年家稍裕改業爲餅師娶妻生一子年八十餘以壽終其子能不失父業事母極孝每早鑪餅熟先奉母而後售人年三十不娶人勸之曰恐不得當吾母意耳夫還金之事古人有行之者矣往往出於士大夫或鄉黨自好者勉

而爲之而郎固販豎也竭其終歲之勤餉猶未易
有此而又不同於攘竊之爲取之無所爲病乃毅
然還之無幾微難色其於義利之際不甚明且辨
哉而其子亦閩閩人也身不被詩書之澤耳不聞
師傅之教乃所行粹然一出於至性其愛親之言
有搢紳先生所不能道能道之而未必能行者義
與孝出於一父子間亦可謂難能而可貴矣因記
還金事而牽連以書

記尹文端公語

吾友王君忠抒嘗謂予大學士文端尹公

繼善可

謂忠厚待人矣予曰何謂王曰昔公督南河有工程委河官計其費河官申言需若干公謂曰汝計之卽令汝爲之所計果實乎其人曰惟公核減非敢有浮也公笑曰汝誤矣吾非疑汝浮正恐太實耳公事必有私用舟車夫馬服物僕從之事在在需費若盡以辦公則私用何出果有未敷不妨量增之不汝靳也其人感謝復增估若干公曰以前所計爲公用以後所計爲私用公用之數毋得絲

毫減縮倘不如法不汝寬也子歎曰君淺之乎視
文端矣其言豈爲一人設哉夫私不足勢必剋公
而公之事不能已也則塗飾以救現在而苟且之
風漸開公不足仍必剝私而私之用固自在也則
稱貸以俟將來而侵挪之情無已轉輾剋剝公私
交困私不足惜而公乃大敗況乎數十年以後物
力減於昔之半物用增於昔之半後之爲上者猶
執前事以相衡爲之愈難剋之愈甚其弊何可勝
言唐廣德中劉晏爲轉運使於揚子置場造運船
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

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其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夫晏衰朝言利之臣耳君子所勿道而其言尙識大體如此矧其爲盛世元臣哉文端語實一時名言若僅以爲區區忠厚待人之道非文端之意也王君以爲然因退而筆其說

書仁和令近事

已酉寒夜客白家鄉來訪余於揚州通泗門寓館
言及仁和令唐公近事云市有擔糞者過衣肆失
足傾跌糞流於衢汙及肆之門闌主人怒令灑濯
并褫其絮衣以拭之方喧諍間適令呵殿至擔糞
者號冤訊得其故責擔糞者以不謹笞之十乃謂
主人曰彼誤由無心俾濯之足矣何容壞其衣天
寒如此設凍死非汝孽耶彼旣責汝亦當罰遂命
擔糞者自就肆隨意取衣爲償擔糞者竟取狐裘
一領而去觀者以爲美談余聞之曰是仁人君子

之用心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襦衣固屬過當
究亦有所自取狐裘之罰母乃太重幸而所取止
狐裘也或上而貂或更貴於貂者亦任其取乎又
幸所取僅一裘也甚而再而三亦任其取乎左氏
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今乃如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反奪之田其重當不啻十倍
夫以擔糞之子而衣狐裘彼知不稱必從而售之
而蚩蚩之氓勢必受人之給而賤以易是得於茲
裘之利者仍無多也此損其厚貲彼得其薄惠要
無當於君子衷多益寡之道且保無不肖之徒從

而生心挾其事以爲恫喝非刁風之長所必至于
以知爲民上者偶一失中雖出以仁厚之心已不
能寓公明而昭平允循吏尙爾何況於酷小事尙
爾何況於大甚矣聽訟者之難也客曰然則當如
何余曰布衣其分也視其直而倍償之誰曰不宜
唐公名仁植江都人進士治吾邑有賢聲

金山重建念佛樓記

金山踞大江中流江天寺在其巔魚龍萬變涌現
闌檻之下

翠華數幸其地千櫨百拱虹拖蜿
垂霞開鳥翥實天下名山之一不獨東南巨觀也
故緇流至此輒駐足焉大雄殿之北爲大徹堂乃
方丈法座講戒之所其後向有念佛樓三楹在慈
壽塔下玉帶橋操江樓之西背江面山與七峯閣
相望善緣之翁媼皈依之士女來宣誦佛號於其
上魚音梵唄相雜松濤簞吹之間海潮殷空江風
送遠往往繞出雲際洵知識薰修之勝地而法侶

清淨之樂土也乾隆癸卯十二月樓忽爲祝融所
收時值六飛南幸未暇重葺僅改平屋善流
栖止多以湫隘爲嫌幽求之心或移經行之意多
阻戊申方丈滄海和尚卓錫於此募修禪堂功業
方盛而於茲樓誓發宏願謀興版築者非一朝夕
矣終未克就嘉慶紀元江陰高某來遊慨其久廢
立施千餘金俾重建於舊址並於樓中增塑佛像
流丹聳翠壯於前規自樓燬至今終一星而始仍
其舊甚矣哉恢復若是其難也設無高君何以得
此所謂不昧前因益修後果高君有焉使擔經躡

屨而至者如獲故物不誠佛氏之金湯釋家之龍
象哉工甫興而滄海遽示寂蓋知善功可成而夙
願已畢解脫無礙亦可異也今方丈不空董厥成
功懷募修勤苦之難感檀施行能之盛介山之提
舉王君熙臺來乞一言記其事不揣固陋爲書顛
末後之人知輪奐之觀其來有自咸歡喜讚歎於
不能自己者矣

噩夢記

噩夢記者張仲雅弔其亡友仇一鷗廣文作也乾隆癸丑五月一鷗忽夢故人沈某爲人談瑤瑤子之學心怪沈平昔未擅斯技而忘其已死遂以已命乞推沈頻顙曰君祿盡矣明年此際當終憬然而寤自知不祥乃賦七言律六章以告戚友果以甲寅五月十九日感微疾竟卒嗣君孝廉晉梓其詩索同人輓言嘻亦奇矣夫以爲偶然也不應其事竟驗以爲非偶然也則一日之中天地間死者不知凡幾安得冥冥中皆有人預告之且一鷗之

友不惟沈君沈君之友亦不惟一鷗乃他人不之告獨見夢於沈沈未必告他人之死獨拳拳於一鷗抑又何也沈君不嫻其術於生前而反精其技於死後若似乎專爲一鷗設者一鷗時未死固宜有命其先所推者又何人也不明以告一鷗而必爲日者之說其果前知耶其非前知耶是有不可解者矣或曰一鷗能了死生之際者必自知其期特託辭於故人非真有夢也是說吾亦未信因次韻以輓之而記其顛末如此憶昔馬秋藥比部爲予言與許桐柏明府同上公車時初喪其良友俞

某方共悼之途次話其生平忽羊角風起於車下
秋藥愀然謂桐柏云得非吾俞君來乎是夜宿逆
旅秋藥果夢俞來謂曰子速歸子壽止三月猶可
及家吾所以告也醒而大懼欲返桐柏力勸乃止
次夜桐柏先寢秋藥思前夢耿耿不成寐恍惚見
桐柏起與人作遜坐狀疑焉連呼之不應隨見桐
柏下牀啟戶出向中庭揖讓良久然後復臥秋藥
固問之乃云適俞君來與我共語耳相與嗟異者
累日後竟無恙同一夢其友同一告以終期乃或
驗或不驗豈黎邱之所爲耶豈山鬼真能知一歲

事耶因一鷗事而并及之

江天寺香積廚重建記

金山七峯閣下有楞伽臺相傳是蘇長公與佛印
談經之地江天寺香積廚在臺側規制敞顯大衆
供養悉於是乎出每爨煙乍起翠縷浮空與江雲
相繚繞馨香之氣達於四山山中神鴉馴鴿翔舞
欲下者以萬數乾隆癸卯與念佛樓同燬於火締
構維艱倉卒數椽塵囂湫隘且無大釜不足以供
衆由是四方法侶罕至欲如所謂大乘寺三千僧
入食堂次第而坐器鉢無聲威儀齊肅者不可數
觀矣前方丈滄海懼結緣善地淪爲寂寞之鄉力

爲延接終苦齋廚不廣伊蒲之饌雖供檀越之龍
遽杳方募修間適瓜洲願君東籬見而心惻乙卯
冬先鑄大銅鑊施寺中而屋不能受復於戊午正
月慨捐數百金拓原屋而新之前後建平屋四楹
樓屋五楹而香積廚之改觀有增於十年前之舊
者滄海旣示寂今方丈不空踵畢其願始工於春
中斷手於夏初浮杯飛錫而來者笠影瓢聲咸相
安以就旦天午法之食誠功德之無量也已今夫
增飾庖廚豐腆膳飲妝物命如恒河沙數以日養
夫酒食徵逐之人飽腹而嬉此富貴家所常有也

顧君乃反而行之護法有緣布金無吝豈不加人
一等哉予故喜於落成之後而爲之書美顧君卽
以塞不空之責也

簡松草堂文集卷六終